理學宗傳

[illegible]言躬行
一毫不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派

王際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田存芝仝編

景應熊

明儒考　一

曹靖修公端

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敎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旣塟廬墓六年

不用浮屠巫覡詰縣上書請毁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伯亞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能市恭

收身守道上官自嚴重之

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諡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非禮勿視則心自靜

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是事心關要處

不妄動須本之無欲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惺然於心目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汨於人欲而陷于禽

聖人與天總之一誠而已

獸之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所以爲聖人只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仁便是真箇仁義便是真箇義更無不實處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

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居易俟命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生死富貴之要

不能行于妻子豈能行于他人

大抵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不能使之必從也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攷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令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

的學

爲善不中節者爲惡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

須具此眼方可讀古今人書

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抜本塞源之

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後世乎邪

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

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

尊人之惡揞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

聖爲我掞其書

足破世人之惑

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

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廻哉

虛而無寂而感三綱五常佛老之案定於此

異端非聖人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說未有天地萬物之物有個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範圍之

不出一心酬酢之間乎萬變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何以空為宗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去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人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最宜著力[illegible]字可味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禮謹大婚皆此意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

異之流弊不可不防夫子所以[illegible]而裁之

[illegible]法　[illegible]

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異端大率異端是遯世高尚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

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淺陋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

吾說與二氏各有其法正不必相附

吾說耳若孟子斟酌君事亦勉强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這等功用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墨必排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用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

一[illegible]不能辨賢不肖相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

可知已學不能辨別益學可知已

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

天生成一個鐵板道學公眞明代開山不獨冠冕中州也

羅修撰倫

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囘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後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裁其下何倫不從直聲震于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丧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其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如此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將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憤發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終倫之世其喪者未聞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者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

敦此其食
學子族後
貸有窮知
已

文奇偉之節與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慨解以覆之客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斯以乏告卽放還之不復問結茅以居取給于壟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

小人悵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勝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于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椎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恭愍選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毅寡言潛修獨詣惟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領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俱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勵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

安得如公百數人布列學校遍

而競為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于人即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宫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邑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典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孫廬陵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彙亦如南畿會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俯伏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

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相飾甫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因除苛細凡請託獎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榷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惡養計會肇慶大水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勸富

尺供辦公奏減其數番復縱黨逅番番禺知縣高瑶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瑶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荅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邏國枉道至廣謝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誚　笑不報眷納中官成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瑶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與復睽公所黜吏

張聰令誣逃公裴不從行等阿脊執裴拷掠裴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階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徙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家元禎曰公生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裴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摇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

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
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權衡抑覆盆之下復有沉
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
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
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檄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
奈何宋旻徐同愛怵勢保家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
胸臆汚衊清節熒惑聖明劾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
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
臣自取眷妄意臣心憾選以辱斯陷臣令扶同陷選

臣雖胥徒安敢狀昧心術顛倒是非黎恍卿臣不可
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覊日拷掠身無完膚臣非
死籲天終無其口行等乃依傍采訴文致其詞劾選
勘災不實擅便發倉出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妻
爲夏姬訴夷齊爲盜跖也頃年畿外地震水溢漂民
廬舍爲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
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
不堪摧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何日而死李行

許其就死不爲辭撓又濟遣養子密報選死于存以快其忿背人佞諛一至于斯可憫之儒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丹心甘鑊者誠痛忠義之士鄙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領守弘治初工部主事睢川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初公儆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

允謂燕公尸表公藏皆想見之言

以公甚貧樂田還其子藏藏不可曰先人行義藏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張氏元禎表公藏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固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委靡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確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學識挺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格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但欲盡此職其行此事但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

衆小人之排害一君子方成就一個大君子士賢於此見學張裴此疏附青雲而聲施後世矣

章文懿懋

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游宇治安內廷燃燈期士踏歌益天子仁聖孝養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月示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內閣起復非禮亦謫官稱爲翰林四諫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公南京

大理右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屏跡郡[illegible]城府四方子弟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薦疏累薦弘治間召胡文肅爲北監祭酒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獎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無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

士大夫須有難進易退之節方可與有為

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補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决大義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其言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故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章文懿

纔介大父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介小不至狂發矣要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曰儒雅如黄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闕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乎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乾淳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始而以風節見迫其後也斂華就實既博復約則不得以風節槩之矣

吳康齋與弼

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潛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嗜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沈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諄教

遣行人聘康亦於康齋叙為過分然以成一代君相書性之典直聖明幷也

天順元年石亨薦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即令南陽草勑加束帛特遣行人曹隆聘之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頓問又乞與館次供張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寵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
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
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今就職公三
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
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
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
月求歸益切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茅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

幸甚上曰果爾亦難得而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是其言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公陳十事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詮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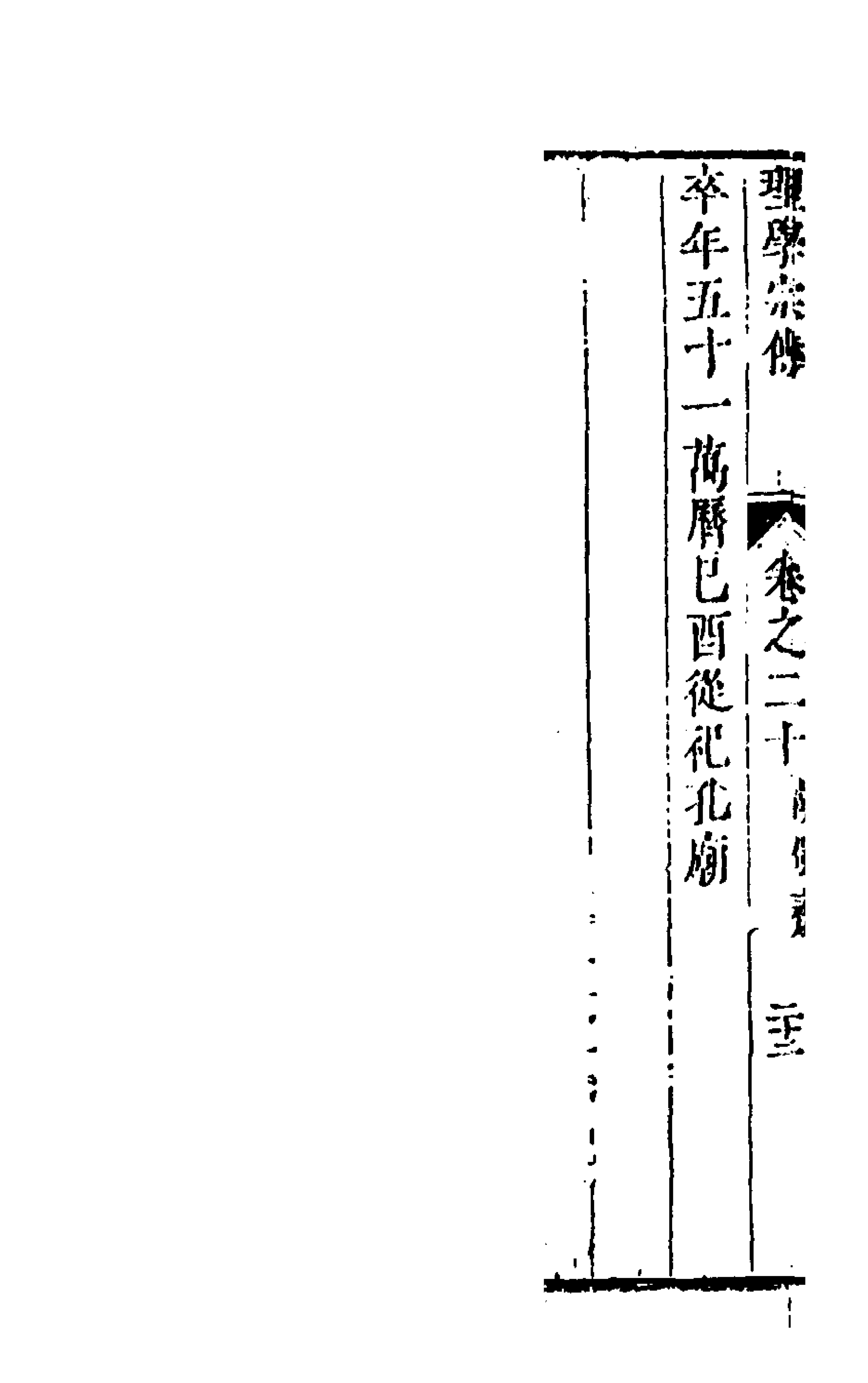
清江有陳游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發揮之旨涉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避潛江可叩龍潭老人自汝如其言往詣適龍潭雨中叢集辭川汤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

此酒相與
待之待白
沙為先似
輕而下之
何用許多
豪

汝曉脈而法脫滯略見斯目與康齋非愛我
者
白沙來受學公絕無講說使白沙關地植蔬編籬
公作字使白沙研墨讀寮至川令接茶如是者數
川而
歸
公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
思之不得其方日吳來處久方得之蓋亦洲無巧
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寒餓死不得易初
心也

胡敬齋公居仁

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七歲受學於家甦言動類成人甦師長之開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集



卒年五十一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前是高明
知其乃小
恐致快人

語錄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自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曾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詞章

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

反爲心害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徧亦所以定其紛擾

之心

今人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

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歛再不令走便是主

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

自我身上發

學者之患只是惰與輕惟敬可以治之

要治氣質之偏須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進學節目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

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于禪蓋靜

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静之意重於動非偏于静也愚謂静坐中有個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静何害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㑹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

程子條心有主之說撤前聖所未言彼異端空虛之

惑與喘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絶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個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兩相持攫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人若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

而後獲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者密於日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楊應日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于正

王文成道高毀來功高謗集時方有僞學之禁陳白沙以主靜人又疑其禪也叔心無可摘之瑕雖以孔庭三人並議人猶苛求于彼則不得不寬論于此勢使之然也

人稱白沙于先天在其川乃靜尊也

治田是合家法

陳白沙公獻章

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撫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過輙不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曰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從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亦如此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

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歎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名振京師質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

賀欽聞名李承箕世卿來師之皆以自得

至性不顯寶藏猶蕴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謂白沙詭於禮即日抗疏乞官還家肖白沙像懸于别室出告反面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聲聲不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别歸白沙語之曰子爱遊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嗜乎著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見聞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

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于言也世卿歸登大崖山吟天風月余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謝恩歸時年五十六後屢薦不起白沙事父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趨歸果然非信浮屠法及

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戒欄之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

疾越二年卒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爾之生也何足愛夕死可矣何足惡

[illegible]從後海見

語錄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伸予奪之間哉

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illegible][illegible]此

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渾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存於日用

而不知者自此進出來面目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視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夫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

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旣歸于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自快活便肯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個道理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段說此說死生直

謂爲何所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倘斡旋至此皆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蚤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罔不待人也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于汎濫而無所歸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醉以酒除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

凡非發憤忘食樂憂非竭才息得欲罷不能

樂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乎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

文帝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
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
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爲末學道不行
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受朴於天勿鑿以人稟和于性勿滑以習故七情之
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叠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今人大抵無識見只聞得是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
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
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
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
以相矛楯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
學者不可不戒

薛氏侃曰白沙揮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
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脈聖

賢之嗣論

胡叔心云公亦與賀克恭云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又答張東白藏而後發皆不是順其自然此見二公之學亦微有不同處

真儒正不在著述以著述求之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皆見黜矣

甘泉與文成初共倡道京師其後也各派

湛甘泉若水

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性頗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舉於鄉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將而發指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擢第二名選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先生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修撰呂柟王事王

勝境各往往以王湛所名繹建書院二公相得益懽間于死生云

崇其和之學日以著學者稱爲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册封國王黎晭卽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至齋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遑與言嘉靖初趨朝陞侍讀尋陞南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勸聖學箴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非講學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鍾處建

院所在而是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
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
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
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
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祠白沙營於所居置倉廩
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
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日不授徒無
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
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公在南都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貴者而禮聚有劉公廟衆聚燒香爲洗其像於江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焚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無一物故能無一物不体

行已有恥宜常自儆服膺室屋漏中有一毫未可質於鬼神者無恥也言不符心色厲內荏共爲穿窬之行者無恥也有恥則體之爲德守已爲廉遇親爲孝遇君爲忠無恥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於君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可者安望其使不辱命孝弟見稱哉

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不體則浩然是故知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者斯可與言性矣

見其參前者倚衡者雖知者皆自然焉真見也其在

勿忘勿助之間乎

欲知道者請于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好樂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致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學何學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識之之謂也貫珠者自我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

學以天理爲本以涵養爲功以變化爲貴以開道爲

至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窠臼裏

以書循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日不能見其形故王撤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賢智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不用其心者也過用與不用其心之不足與道故必有用而不用之機睹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獨得斯道之

大全矣

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

抱一存似主一儒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老子有營魄可謂無適乎迷抱一亦不是矣

爲學患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煎銷金銀

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大賢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禪也故孔門之教皆于下工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便已非靜矣故善學者必動靜一于做

人生合下有幾個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學力融氣質不善學者以氣質剛學力

昔人謂讀書如煉丹吾人求道亦然所學非以道是求猶炊爐也然非大發猛火于先訓停文武火于後亦終無成矣道即吾性命之理此正頭腦所在

非方法也造者向往而修爲深造者用心用力非朝夕之故也

無銷習心無銷盡便是大賢然其用功却在勿忘勿助此是甘泉主腦亦是白沙宗旨

不問而知其爲正人弟子辭官從白沙尤不可及

賀參議欽

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也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側待近思錄朝夕諷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日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詔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

讀陳門禦俱案切宜官一段尤中病發透理道界之變公若先見之矣

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日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如王振金英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龍或陷主沙漠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沉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

政陝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
職掌參贖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
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
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
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
樂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
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
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閭往

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嘗有人至
爾輩直拜跪求生愼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
有言軍至且驚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
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
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
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
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仿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
鄉人由是興於行誼老更好易潛心象數手不釋卷
卒鄉人祠之婺溪舒鼐子汔淅鄉貢士博學篤行嘗

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語錄

先生毋言後世之人知遷善改過即可與之有爲嘗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爲一帙以化鄉閭竟未果也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柰何先生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或以吳文正學貌學甚爲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

是也觀論語可見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却選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來祀之廟於中却于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為其餘繼祖禰小宗等來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為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為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行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最怕人以世俗藉口[illegible]

做字是下[illegible]至腑

學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
聖賢設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却不道若害於
義則不可從也

因論爲學之道嘆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
相符决無所成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
處若迹皆有可議

今要躬行須先以做爲主不徹便不是聖門家風今
後放嚬之言放嚬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

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爲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謬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終